



▲摩洛哥塔吉鍋和甜點。

## 港迪開關美食新賽道

在全球各地的迪士尼樂園這個「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只有這兩樣總是被吐槽：園內遊客太多與餐食味道欠佳。香港迪士尼樂園似乎聽見了粉絲們的呼聲，這次推出的新菜單着實令人欣喜。

首先要介紹一下我很喜歡的但是在迪士尼樂園中相對於沒那麼「頂流」的「迷離莊園」。在冒險界備受尊崇的探險家亨利爵士酷愛與猴子助手阿拔收集各種藝術品，並一一收藏在由他一手興建的「迷離大宅」裏。有着和其他區域截然不同的風格，這個主題區域內的陳設和氛圍有一種神秘的異域風情。

「大冒險家餐廳」就是這個區域的「美食站」，亦是我每次來港迪如果要吃飯唯一會選擇的餐廳。近日這裏更新了半自助餐單，加入了摩洛哥美食、意大利料理與國風味佳餚，將中國、印度、俄羅斯、摩洛哥及埃及等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食材精緻地端上餐桌。無論是沙拉、主菜還是甜點，每一道菜都富含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風情，能感受到亨利爵士作為探險家的冒險精神，並深入探索世界的多樣性，開啟探索不同文化的大門。

用羊肉、古斯米、鷹嘴豆、檸檬、芫荽及薄荷乳酪燉煮的摩洛哥塔吉鍋，與以番茄、牛油及多種香料調配的印度牛油咖喱雞是我最近推薦的兩道主菜，完整地保留了當地特色的同時也符合香港人的口味。還有深受俄羅斯民眾喜歡的茄子醬，搭配蒜蓉包一起品嚐，非常開胃。

甜點部分也亮點頗多，蜂蜜蛋糕香甜得很樸實但卻停不下口，朱古力慕斯裏藏有大妃味的啫喱夾心很有創意，還有充滿驚喜的banana surprise，香蕉狀的甜點裏是什麼呢？就留給讀者自行去探索吧！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 校園四月談寫作

四月到上海財經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交流中文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上財大我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就曾拜訪過，上師大還是初訪。上財國定路校區晚櫻、紫藤花落，薔薇、杜鵑綻放。林蔭道邊水杉新綠，一片初夏風情。上師大徐匯校區小而精緻。據說曾入鏡電視劇的打卡網紅地學思湖上有小橋、假山、噴泉，一對白鴿在夕陽中安祥游弋。

四月的校園風景如畫，和同仁們交流，有時卻不免話題沉重，因為談到了「人文學科式微」這一全球現象。他們中有些覺得自己的學科被邊緣化，「實用主義」思維在高校普遍存在，本人常要教一些非本專業、和個人科研毫不相干的公共課。有的則主動出擊，積極尋求擴大本學科影響力的辦法，比如為提高全校學生的寫作水平建言、發聲，乃至求助於創意寫作在高校中的學科建設。

創意寫作專業在美國學院中站穩腳跟前也曾經歷過掙扎，當年創始人曾在「領導」面前據理力爭，力圖證明寫作是博雅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培養全面發展、人格健全的人才至為關鍵。今天，內地高校的同仁努力推進創意寫作的本土化、學科化、專業化，往往也會提到寫作對培養學生綜合能力、提高民族人文素養的意義。

與數、理、化、計算機相比，寫作可能是「軟能力」，但更是難能可貴的「軟實力」。語文不止能讓大家識字、開智，更會幫我們學習如何思考，怎麼表達。從實用角度來說，寫作能提高思維水平，促進創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寫作療癒個體心靈，締結人際紐帶，是生命教育的根基。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薯條的「全球之旅」

前幾日看到一則報道，紐約有的餐館僱用了「遠程店員」。這些店員身在菲律賓，通過餐館內的屏幕為顧客服務。顧客進店後，在屏幕上和遠程店員發起視頻會議完成點單。然後，遠程店員把顧客的需求發給後廚，後廚再為顧客準備餐食。紐約的餐館之所以不遠萬里僱用菲律賓人，是因為那裏的工資水平比紐約低許多。而這位遠程店員的薪水雖比紐約低許多，卻比菲律賓當地高不少，當然，前提是他得有語言和文化儲備才能適用這份工作。

全球化的時代，產業鏈條早已分布在世界各地。在萬有相聯之後，連買份薯條，都可以成為「全球事件」。一個紐約食客或許只是「我要份薯條」的小訂單到菲律賓繞一大圈再回到紐約的廚房，看起來有些滑稽，卻反映了科技對生活的改變，各種生產要素正以新的方式找到效益更高的組合。

其實，在屏幕上自助點餐的無店員餐館此前就有出現。現在，北京的許多餐館都可以使用小程序點單。在做外賣的餐館，遠程點單後到店自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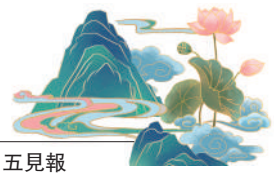
也被廣為使用。不過，與真人服務相比，自助服務顯然還不夠貼心，尤其是中餐的個性化較強，點單機器人可以懂得微辣或免辣、加不加香菜，對於食客的特殊口味需求卻很難完全理解，加上一些老年人對智能操作不熟練，遠程店員的出現好比在真人服務和全智能點餐之間鋪設了一個緩坡，幫助我們舒適地完成向智能時代的過渡。

不過，即便到了智能化程度極高的社會，技術替代完全實現，人類對真人同類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恐怕

仍然不會消失。哪怕只是隔着屏幕與同類「面談」，比起接受人工智能無微不至的服務來，也更令人開心。反過來說，如果某天我們對於身邊全是人工智能安之若素，甚至不再習慣和人相處，智能化又一個轉折點便將來臨。彼時的人類大概也成為真正的新人類了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非自主記憶

在意識流小說巨著《追憶似水年華》，普魯斯特寫了一個著名的段落：當他一邊喝茶，一邊品嚐瑪德琳小蛋糕時，突然「其他的意識狀態融化消失了」，彷彿人回到了過去，吃同樣的蛋糕，喝同樣的茶。

普魯斯特寫道：「我先前看到瑪德琳小蛋糕，並未想到任何事情，直到品嚐了蛋糕，才回憶起這些。」這段情節成為了日後探討所謂「非自主記憶」（involuntary memories）的經典引文。

非自主記憶，隨時隨地出現。當巴士駛過一個不起眼的路牌，我們可

能會想起中學時候的往事；當在路上聞到一陣似曾熟悉的洗髮水味，我們想起了一個夏天；當打開書架上的一本書，掉下了一張變白了的收據，我們又可能想起某個身影。

事實上，古人作詩作詞作文，也記下了不少非自主記憶的時刻，而有趣的是，促發古人非自主記憶的引子，往往離不開數件事物。

舉例，流水。南北宋之交的文人陳與義，在《臨江仙·憶昔午橋橋上飲》寫道：「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當他看見月下流水，便想起了杏花的影子，又想

起了與友人於杏花的疏影裏，一同吹奏笛子直到天亮。

除了落花流水明月秋葉等等自然之物，古人也會因為一些人造之物而勾起非自主記憶。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寫了《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詩：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最後一句「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正正是說，當詩人突然收到寄來的一份高雅古樸的詩作，便勾起了家鄉的回憶，而淚水隨即沾濡了衣

巾。

當然，萬物之中，最能夠勾起古人非自主記憶的東西，想必是酒。所謂「濁酒一杯家萬里」，但究竟范仲淹是喝下了酒才想家，還是因為想家才去喝酒呢？有時候，人就是會存心而主動地去勾起非自主記憶，這情況在遭遇分手時，尤其嚴重。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第二十條》

俗語說得好：「薑越老越辣！」年屆七十四歲的張藝謀導演，近作《第二十條》看似通俗電視劇，實際述說了一個震宇性的主題：人們應該如何爭取公平和正義？此外，平凡人的自省過程，亦觸動觀眾的心靈。

《第》以兩條主線交錯而成故事骨幹：草根平民王永強被惡霸劉文經迫害，反抗之下錯手殺死劉文經，掛職檢察官韓明處理案件，只能根據既定法律和以往案例行事。另一方面，韓明的兒子雨辰在學校目睹霸凌事件，雨辰挺身而出反被認為是向霸凌

者施襲。為了兒子的學業發展，韓明與太太李茂娟期望調解事件，但霸凌者的父親原來是學校管理階層……

張藝謀可說是對自己的導演生涯尋求突破，《第》的畫面並沒有獨特色彩構圖，雖然同樣描繪現代城市，但是前作《堅如磐石》的璀璨夜景和霓虹燈飾，是次《第》電影不再出現。人物處事的心態和選擇，成為《第》的主要元素，也是張藝謀的「貼地」之作。故事以韓明夫婦為核心人物，韓明雖然是一位中層公職人員，但日常工作唯唯諾諾，凡事得過

且過。他為家庭處處忙碌，懼怕妻子是一位小丈夫，為了王永強的案件和兒子的事件，不由自主地重新思考一個老掉牙的問題：「怎樣才能找到公道？」故事層層遞進地交代韓明如何解決兩個棘手事件，也是韓明作為平凡人代表的一個自省過程：所有人都應該反思自己如何看待生活，在法律當中尋找合理的公平。

張藝謀難得地呈現其風趣幽默的一面，以至高明的節奏處理手法。好幾場戲例如韓明夫婦在飯桌和汽車與大舅子商討如何幫助雨辰，角色對話

的節奏充滿喜劇張力；直到故事中段，韓明之前處理另一案件的事主交通意外身亡，以及王永強的殘疾妻子跳樓尋死，兩宗事件都令故事產生變奏，把觀眾從喜悅氣氛拉回當下現實。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紀念音樂大使



戴維斯率領多倫多樂團訪華，彌補三年前溫哥華交響樂團因全國批判西方「無標題音樂」而取消行程。時年三十四歲的戴維斯當時出任多倫多總監三年，建議三套曲目，由中方選擇其二，其中包括超過十年在京絕跡

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也有可能首次在京公開演出的馬勒音符。

所言者是由加拿大國寶級女中音 Maureen Forrester 唱出馬勒《少年魔術號角》的選曲，全程由戴維斯指揮伴奏（見附圖）。第二場在首都體育館，面對一萬八千聽眾重演。更為震撼的，是獨唱家加演作品：《南泥灣》。

演出以外，中加兩個樂團聯歡，戴維斯被邀請指揮中央樂團，排練貝多芬《英雄》交響曲，而中央樂團首席指揮李德倫則指揮多倫多樂師們排練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由於時間

所限，二人只排練首樂章。官方媒體形容排練過程：「戴維斯像指揮自己樂隊那樣指揮中國樂隊，有時停下來，本着精益求精的嚴格要求，指出我國演奏員的不足，共同提高演奏水平。」這樣坦率報道是幾年前「樣板圖」時代不可能的。兩場演出全國廣播，戴維斯和樂團南下，在上海然後最後在廣州演出，留下歷史音符。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歧義的誤會

朋友來我所在的城市，叫上他的同窗敘舊，席間他們「恰同學少年」的往事並不讓我這局外人感興趣，反而一個八卦讓我豎起耳朵。

故事是這樣，臨近畢業的一天晚上，朋友寢室一位上鋪同學回到寢室，興奮地說班裏的女生誰誰已經搞定。「搞定」這個詞，既可以解讀為在校園裏一起散了步，也可以理解為牽了手甚至接了吻。沒想到，當年住下鋪的同學也喜歡同一位女生，聽了立馬變了臉。畢業後兩人都沒有抱得美人歸，但卻因為當年一個有歧義的詞，曾經上下鋪的同學紅了臉此後未再聯繫。

在日常言語交際過程中，我們對接收到的信息很容易產生理解偏差。北方點餐要「微辣」，是說剛剛有點辣味即可，而在重慶、四川、湖南和江西，「微辣」是會讓遊客直呼「真辣」的那種辣。在南方，「青菜」單指小油菜，北方的青菜不是菜名而是類別，幾乎所有

蔬菜都叫青菜。更讓人撓頭的是「好多」這個詞，到底是 too many（太多了！）還是 how many（有多少？），要仔細分辨才能區分。

除了詞語本身的含義之外，我們平時說話的停頓也很容易產生歧義。比如，近期廣東和江西大雨，天氣預報說「廣東和江西的部分地區有強降雨」就有不同解讀，一種是「廣東和江西的／部分地區有強降雨」，另一種是「廣東／和江西的部分地區有強降雨」。前幾年疫情時，因為電腦軟件合成的聲音沒有停頓，北京地鐵常廣播廣播「請戴好口罩」。這句話也有歧義，它可以是提醒乘客「戴好」口罩，也可以理解成讓乘客戴「好口罩」。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 《美帝崩裂》

這部電影是一個標題黨。電影《美帝崩裂》的英文名為 Civil War，直譯也不過是「內戰」二字，台灣譯名《帝國浩劫：美國內戰》算是在尊重原題的基礎上加了一點調味料，而香港的譯名卻很炸裂——「美帝崩裂」。

這部美國電影設定了一個堪稱「瘋狂」的背景：加州和德州組成「西部力量」宣布獨立，脫離聯邦政府，西部力量的軍隊舉着左上角只有兩顆大星的星條旗，一路直搗黃龍，兵鋒直指首都華盛頓。由於華盛頓被圍困，美國總統已經一個月沒有出現在新聞媒體上，於是四位記者組成的主角團，決定從紐約出發，開車繞過重重包圍，進入華盛頓專訪美國總統。

一切的動機就是「想搞個大新聞」，而搞個大新聞的目的是為了新聞理想？是為了揭露真相？哪怕是為了揚名立萬都好，電影都語焉不詳。動機就如此不靠譜，劇情

上的不靠譜就更多了。比如為什麼華盛頓被包圍了，美國總統就不能出現在媒體上了？政府自己的媒體呢？又比如為什麼主角團四個記者中兩文字兩攝影，在他們的世界沒有視頻和直播嗎？口口聲聲說要衝過包圍網，做唯一一組訪問美國總統的記者，但追求視覺衝擊不拍視頻嗎？追求時效性不做直播嗎？雖然黑白照片很藝術很有張力，也不能因此而逆轉時代吧。

可以吐槽的地方太多，總覺得電影浪費了一個充滿了想像力和可能性的世界觀，有許許多多的故事都可以在這一世界觀下閃耀光芒，無論是宏觀的戰爭走向，還是微觀方面小人物在大時代下的生存與生活都可以，但結果電影卻拍成了一個漏洞百出的公路片。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